

挽救中等教育免於失能

賀陳弘 新竹市家長聯合會理事長

新內閣就位，游院長強調將要更重視國內的中小學教育，令人感思良多。筆者參與地方教育事務，深感歷來施政，經常忽視地方。各中小學編屬於行政部門的底層，資源分配本已稀薄，而公婆單位又多。箝制之餘，很難創新發展。於是以積弱幾十年的體質，迎向新時代的教育需求，欲配合中央的教育改革政策，就發現破綻四起，難以因應，而社會民間乃疑慮不安。

地方中等教育的內容，包括兩個層次。一個是高階的，追求文化與自由的涵養；另一個是經濟發展所需人力智能的養成。兩個層次的基本水準，應由中央藉著課程標準及地方教育評鑑予以掌握；而各地方不同的高中、高職，則可以發展出多元的比例形態。目前的中等教育，則困於陳舊的體制，難以提供兩個層次的實質教育內容，效益低落。

台灣的國高中學生，花在校內課業上的研習時間，平均超過先進國家百分之十五至三十。這些差額時間，原可以選用於課外的適性發展、體能與課外活動、社區服務參與，以及科學藝術的探索等。換句話說，台灣的中等教育六年，大約比先進國家整整多投資國民生涯一年的時間從事校內課業知識的密集研讀。國中一年次的學生約卅萬，國民平均生毛額以一萬美元計，則這一年的額外投資，約相當於卅億美金，或新台幣一千億。全台灣全年用於各級教育的總預算投入約四千五百億，其中超額灌輸中等教育課本知識的投資竟達一千億，是否得做為省思的起點？

回首台灣五十年來的地方教育，是以普及為目標，強調知識傳授的齊一與熟練。熟讀勤考的教育方式，一直延續到今天。歷來地方教育的成果，為全台灣龐大的代工製造業提供了整齊充沛的技術及業務人力，奠定經濟發展達到 GNP 一萬美元的基礎。然而今後網絡連結與 WTO 的時代，大量的製造業將不再以台灣為基地。那時候台灣的一份薪水，可以僱用三個來自大陸，或五個來自印度，而知識熟練程度不亞於台灣的員工。產業形態轉移與全球分工競爭，是過去五十年來未曾有的變局。如果現在的學生從中等教育所習得的能力，相同於他們的父母，未來將找不到足夠的就業機

會。台灣子弟未來應當具備的能力，將不再是代工產業技術的操作，而是聯結多種知識的創造力，用以開發新的產品與產業機會。

現實的社會大眾，面對未來，也許說不清楚 WTO 或者多元智慧這些理念，但是家長早已敏銳察覺。多年以來，學生辛苦應付升學競試，還必須另外再去補習班學電腦、英文、才藝，這些在學校課中學不夠的內容。與此同時，中央在民間的呼籲之下，開始推動教育改革，引入較多元的教育內涵，例如教育部提到的閱讀、生命、創造，以及鄉土教育等。但其結果猶如雪上加霜。地方的教育體制，數十年如一日，既不能及時充分的納入電腦英文才藝這些普遍的需求，更不能提供高階多元智慧的教育內涵。學校繼續秉持原來的教育思維，只強調課本知識灌輸，於是新舊教育併舉，學生飽受雙重壓力。新時代的教育需求，與陳舊的中學教育方式，呈現完全互斥的狀態。

然而學生在六年中等教育密集研讀，其結果卻令人深以為憂。其一是生理極限的反彈。筆者在許多國中生的週記讀到（也是家長們所體驗的），一週中最快樂可記的事，莫過於「週末可以大睡一覺」，而不是一樁生活或學習的經歷。其二卻是各級教育的評價日低。高中教師普遍認為入學新生程度越來越差，很多高中開始施行超過法規的輔導課，甚至在新生報到的暑假就上四至六週的輔導課，現在更連除夕都得到補習班報到了。大學教授則認為高中畢業的大學新鮮人只圖逸樂功利（不考試就不讀書、無心向學、蹺課作弊）。離開學校的成年人，則極少願讀一本與職業無關的好書。這些問題的共同癥結，都是在中學階段缺乏良好的「讀書」經驗。一旦達到了升學的目的，就「為什麼還要讀書？」目前的中等教育，幾乎僅維持課本知識灌漿的功能，很少提供前述兩個層次的真實教育。大家都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現在考上大學其實並不困難。但考試超載的結果，將使學生失去在大學自主學習的動力，重挫他（她）長期發展的可能性，很快就會走到前途的盡頭。落實孩子的教育，不能讓考試超載。

就經濟發展人力的培養來說，如果一個以資本累積為主的經濟發展，是以人民樂於追求資本為動力；則未來以知識累積為首的知識經濟，若人民不樂於追求知識創造知識，其發展的動力何在？在教育過程中強調知識的操練，排擠探索知識的空間，學生必然難以獲得真實的感動與信服，則關乎文化與自由這些高階的教育目的，亦難以實現。

高等教育值得投資，那是創造知識的基地，是未來知識經濟的張本。但地方中等教育失能的結果，已使大學發現缺乏英才以供施教，很快就會掏空一個追求知識經濟的社會內部。教育的落實，其實在地方。如何改善中等教育，是強調人文與地方教育的新內閣最需深思的。